

朱行，1982年生，刚毕业就被一个县级医院急诊科要了去，小伙子个子虽然高，身板却有些瘦小，感觉风一大就会被吹跑。要不是他学习成绩好，小县城也难得有一个医科大学生，急诊科主任或许还要再考虑考虑。

李鑫，1983年生，大学的时候天天玩游戏，好不容易毕业了，也不愿去工作。他家里条件富裕，有两个鞋厂，吃穿不愁，所以毕了业还是在家天天玩游戏。父母亲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托人在县卫生院安排他做做临时工，想着明年县里卫生系统招考了，说不定能转正。

这两个人，同在一个村里长大，一起读书、打球、追女生，还一起考大学，虽然学校好坏有差，但也都是医科院校，在小县城里也是出了名的。

县里的急诊科，可不像城里的三甲医院，它往往设备简陋，很多病都看不了。近几年，医患关系又紧张，重病人医院也是能推就推，都劝去大医院，免得麻烦。慢慢地，急诊科的医生也越来越少，能去大医院的都去了大医院，想要安逸点的就去了社区医院，也有些为了事业编制纷纷到了各个街道和乡镇去了。朱行也动了心思，不成想父母坚决不同意：“我们村好不容易出了你这个医生，乡里乡亲看病都方便很多，你要是去了社区医院，我们这脸往哪儿放……”

这一天，急诊科梁主任找朱行谈话。

“朱行，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呀？”梁主任捧着茶杯，慢慢地呷了口茶。

“哪方面打算？”这问题来得突然，朱行有点儿无措，有点害怕，但又不知道到底怕些什么。

梁主任继续说：“朱行啊，你进我们县医院急诊科也有些日子了，觉得怎么样呀？”

这莫非是要调我去住院部，或是其他医院缺人了要我去顶？朱行脑子里突然乱了起来，赶紧回答：“挺好的，挺……好的……”





“你也知道，现在我们急诊科很缺人，很多岗位都在加班顶班。听说你刚值完 48 小时班，怎么样，还适应么？”梁主任仍旧不紧不慢的，又呷了口茶。

“谢谢主任关心，我还行。年轻人，吃点苦没什么的。”

“你的工作表现，我都看在眼里，大家对你的评价也很高。我觉得，趁现在年轻，还是要多锻炼锻炼，多见见世面，这样以后才能成大器，你说对吗？”

“嗯，对……您说得对。”朱行满口答应着，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，他觉得主任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。

“我们医院，是县城最大的医院，也是县急救中心的主要力量，可眼看着 120 都快出不了车了，医生们都觉得太苦。其实院前急救专业，是个新兴行业，国家也越来越重视，我看这些人目光太短浅，其实危机就是转机啊……”主任滔滔不绝地夸着 120 行业，突然问道：“朱行，你有兴趣去 120 锻炼锻炼吗？”

突如其来的问题，朱行有点措手不及。

120？急救专业？院前急救？救护车？此时好像有十几辆救护车在朱行的脑子里转着。

他猛地将自己的思绪拉回来：“主任，可以让我考虑考虑么？”

“好的，回家考虑考虑，明天告诉我吧，我看好你的。”梁主任诚恳地拍了拍朱行的肩膀。

二

今天是李鑫报到的第三天，却已经是第二次迟到了。全科门诊的方良医师已经忙得不可开交，病人排起了长队。虽说李鑫没有执业医师执照，不过小地方也不管那么多，只管看病，到时候让方医师把把关，签个字就行了。

“李大医师，终于来啦……”方医师语气中透着些愤怒和无奈，可是据说李鑫是县财政局某高官的亲戚，他也只能在心里抱怨，不敢说重话。

“嗯。”李鑫懒洋洋地搭理着，就冲外面病人嚷嚷，“看到几号了？”

“医生，是我。”一个病人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。

哟，这精神比我都好呢，看什么病呀，李鑫想着，心中不免有些不爽。

“怎么啦？哪里不舒服了？”

“我肚子痛、拉肚子，头痛感冒，想配点药吃。还有，我经常脚抽筋，医生能不能给我配点钙片？”病人一会儿捂头，一会儿摸肚子，絮絮叨叨地说着。

李鑫上下打量着：“那么多病呀，怎么现在才来看？来，躺下，我检查下。”

“不用不用，医生你就给我配点药就行！”病人赶紧叫住李鑫。

对面的方良医师已经看出来了，这人就是来配药的，这些所谓的症状，都是编出来的，他嘴角一撇却没说话。

李鑫是第一天自己接诊，昨天虽说跟着方医师学习，事实上却是躲在值班休息室玩了一天手机。今天这第一个病人，着实让他摸不着头脑，怎么来看病还不让检查的。他想，虽然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具体该查些什么，但是总要“装个样子”咯。

他抬头看了眼对面的方医师，想开口问，又拉不下那个脸，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“医生，医生，就给我配点药吧！”病人推了推一脸迷茫的李鑫，讨好似地说。

“啊？啊？哦！哦……”李鑫回过神来，“你要配什么药？”

他拿起笔，突然想起来，自己没有执照，还不能开药，单位还没给他的工号开通处方权：“哦，你要配药的话，就到对面医生那边开吧。”

“啊？你不是医生呀？”病人一下拉长了脸，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“那你坐在这里干吗，还穿个白大褂，莫名其妙！”

“你？！我……”李鑫哑口无言，愣在了那儿。心里那个生气啊，但又不敢发火，因为岗前培训的时候说，要微笑对病人。他压下心里的火，想





着算了算了。

“跟你们说，别让门口的那个医生看病，药都不能开。”刚才配药的那个病人，出门就跟门口候诊的病人，低声“善意提醒”。

原本以为多了个帮手可以轻松点的方医师，瞬间觉得很无奈。因为这个“善意提醒”，病人基本都不找李鑫看病，一会儿工夫，自己这边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而对面的李鑫无聊到玩起了手机，偶尔还自拍几张，喝茶，剥剥指甲，一直无所事事。

李鑫，就这么朝九晚五，在卫生院里耗着时间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来这里是为干吗的，想着轻轻松松月底能拿到千八百的工资也挺好。总好过闲在家里，被父母唠叨。

三

朱行回到家，爸妈已经等他吃饭了。一桌的菜都是朱行喜欢吃的，因为今天有个女孩子的家人来说媒，朱妈妈想着让儿子开心点，说话也方便些。

“今天累不累呀？”朱妈妈心细地问道。

朱行低头吃着饭，没听到妈妈的问话。

“行行，怎么了？”

“啊？哦，什么？”朱行才回过神来，猛地抬头。

“怎么了，今天怎么失魂落魄的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”朱妈妈有点儿紧张。

“没，没事，呵呵，我在想事情。”朱行冲妈妈笑了笑，然后继续沉默着吃饭。

“哦，没事就好。好吃吗？多吃点啊，上班那么辛苦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朱行边应声，边端碗接过爸爸夹的菜。此时的他，一方面想着120的工作到底好不好，该不该去呢，另一方面，也想着要不要和爸妈

商量商量，该怎么开口。

“行行，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下。”朱妈妈笑咪咪地开始了说媒的事情，“隔壁镇，有个姑娘，年纪比你小一岁，人长得很水灵的。关键人家父母都是乡政府的……”听得出来，朱妈妈对那个姑娘很是满意，她絮絮叨叨地夸着。

朱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几分钟扒拉完饭：“爸妈，我吃完了。你们慢慢吃，我回房间了。”

“这姑娘，你要不要见见呀？”朱妈妈说得口干舌燥，就等着朱行肯定的答复。

“哦，妈妈，我还小，再过两年吧。”

“你都 28 了，人家孩子都……”还没等朱妈妈说完，朱行就进了房间。

“孩子他爸，你说这小子，工作都三年了，这天天忙工作，也不找个姑娘谈恋爱。”朱妈妈无奈地看着儿子的背影，转过头来说道。

朱爸爸抿了口酒，舒口气说：“老太婆，你也别太急。我家行行，我信得过，他有自己的打算，慢慢来，我们等着就行了。来，吃饭吃饭！”

朱行回到房间，开始想着今天梁主任跟他所说的那番话。

120 到底好不好呢？虽说现状不太理想，但是未必将来没有出路。医院里都是硕士博士，我一个本科生，在住院部也没有什么竞争力。如果在 120 就不一样了，医生大多是专科毕业，我过去的话还是有一点优势的。而 120 作为院前急救行业，是个新兴行业，说不定国家未来会很重视的，前景还是看好的。在急诊和在 120 都可以救人，无非是诊室不一样罢了。

朱行躺上床，翻了个身又想着，听说 120 很辛苦，之前听说隔壁景区经常有人摔了，那医生还得爬山去救人……

朱行辗转反侧，一夜无眠。





四

一大早，朱行就出门了，他想的是去急救部看看救护车，看看工作环境。

“朱医师，你们来视察工作呀？哈哈！”急救驾驶员老张，叼着香烟，冲着朱行笑笑说。

“哈哈，没有没有，我来看看。”朱行笑着问道，“120 上班辛苦么？”

“辛苦，有时候夜班忙起来，一个晚上都没得下车的。怎么了，你要来呀？”老张打趣道。

“没有没有，我就是问问，能让我看看车里什么样吗？”

“可以，当然可以，你朱大医师要看的東西，我哪敢藏起来呀，哈哈。”老张进门去拿钥匙。

老张和朱行是经常打交道的，因为这是医院急救部的救护车，病人经常是送到医院急诊科的，而朱行是急诊科医师，自然经常遇到老张。久而久之，两人也比较熟络。

老张是个四十八九的男人，爱开玩笑，爱抽烟，离婚，开救护车也快 20 年了。看着 120 一拨拨地换医生，老张猜测朱行可能也快要到这里做事了，他自然不会在朱行面前摆架子。

“谢谢谢谢，哈哈。”朱行从老张手里接过钥匙。

打开车厢，一看，傻眼了。

虽说工作也有几年了，但是急救车还是第一次仔细地看。没想到县级医院的救护车是这个样子的。车厢后部有两个裸露的氧气瓶，担架车是铝制的，支撑杆细得让人联想到筷子，上面放着一个氧气袋，还能看到氧气袋上没有清洗干净的血迹。车厢顶上挂着几个用完的空盐水袋子，地上是干燥了的泥巴鞋印。除颤仪的导联线绕得快成了妈妈毛衣篮子里的线，一团乱。药箱上都是灰尘，打开药箱，有用过的盐水袋子，有破了的

安瓿瓶，还有打开没用的吸痰管。

这时候，今天当班的马净医生走了过来。“抽烟么？”他递了支烟问道，“你怎么过来了？”

“哦，谢谢，我不抽烟。”朱行谢绝了，“我来看看，今天你当班呀。”

“来，老张，给！”马净转身把烟递给了老张，老张欣然收下，续上。

“对，我还没下班，昨晚一个精神病，搞到快天亮。”马医生露出了疲倦的眼神。

朱行有时候运气也不好，忙起来也是一宿没得睡，不过还没处理过精神病人到天亮的，他属于急诊内科，精神病不归他处理。

当然朱行也知道，一旦做了 120 医生，就不单单是处理内科病人了，只要是接诊的病人，无论是什么病，都要处理。

朱行有些犹豫，这样的工作，怎么做呀：工作环境那么差，设备那么简陋，想给病人做个 B 超明确下病症都不行，还要担心被某些冲动的病人家属施暴……眼看着上班时间快到了，朱行同马医师和老张道别后，匆匆回急诊室，准备上班。

路上刚好撞上梁主任：“小朱，考虑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梁主任，我觉得……”

铃铃铃——梁主任电话响了：“小朱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晚点再谈——喂，你好，哪里……”梁主任向朱行摆了摆手，示意先走。

朱行回到诊室，跟夜班的张严方医师交接后，开始上班。

张医师眼睛肿得像被打过一顿似的。

吃过中饭，朱行接到梁主任的电话，让他去一趟。

“小朱，考虑得怎么样啦？”一开门，看到梁主任正笑着起身倒水，安排他坐下。

“梁主任，我仔细考虑了下，120 不是很适合我，我的专业技能得不到充分发挥。而且你看我这么瘦，万一碰到突发情况，比如碰上精神病人什么的，不一定吃得消对付啊。”朱行特别诚恳地表态。

梁主任收敛了笑容，有点不开心。





“年轻人，不要怕吃苦，要通过锻炼，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急诊科医师。你看你人虽然瘦一点，可是快一米八的身高放在那，一般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的。再说了，120又不是靠打架吃饭的，都是要靠技术的。你的专业技能当然可以得到展现，而且可以得到更好地展现。你需要的急救药品车上都有，监护仪除颤仪也有，你还要什么？小朱啊，我是看好你的，没问题的。而且你有责任心，肯定能在急救行业做出一番成绩。”梁主任软硬兼施地劝导着。

朱行几次想要辩解，都插不进话，他觉得梁主任似乎已经下定主意了，自己只需要服从安排就可以了，再反驳也没什么用。而且他也知道按照梁主任的脾气，如果再推三阻四，日后也没好日子过了。最后只能半推半就地接受了。

“对嘛，这才是我认识的朱医师嘛。今天是30号了，明天你去急救部熟悉下环境，后天你就上班吧。我一会儿排个班，在急救部会有排班表的。”梁主任开心地咯咯咯笑起来。

“后天？后天就去呀……哦，那好吧。”朱行暗自惊讶，这安排也太急了点，但是没办法，去吧。

五

今天是朱行来急救车跟车学习，碰巧正好是马净和老张搭班。

“我就说嘛，朱医师肯定要来120了。”老张得意地抽着烟。

“张师傅，多多关照呀，哈哈。”朱行脸上奉承着，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儿。

朱行看到马净，上前打招呼：“马医师，今天我要拜你为师啦，老梁要我来这里了。”

“原来真是你来呀！我听说，我们这里要来个人，原来就是你呀。岂敢岂敢，你在急诊内科可是厉害角色，我是混日子的，怎么能和你比，更不

用说做你师父了，哈哈。最多就是年纪比你大点而已，不要叫我马医师，怪怪的，叫我老马就行。”

马净倒也是好说话，在急诊做了那么多年，也清楚哪个医师水平高。在马净的心目中，朱行还是属于比较厉害的角色，年轻、心细又热心，让马净很是喜欢。不过有时候太过仔细，也让人有点吃不消。有几次马净打完针，顺手把针头往病人衣服上放一放，差点扎到病人，每次都要被朱行说。

两人寒暄着，彼此已是很熟悉了。

马净猜想，很有可能是因为朱行没后台，才被放到120来的。他没说什么，因为这也仅仅是猜测而已。

说话间，大家纷纷在值班室坐下开始聊天。朱行受不了那股烟味，躲进值班室看书去了。

这个县的急救部(120)归县医院的急诊科管理，属于急诊科的一个分支。急救部主任名义上是梁主任，其实也确实只是名义上的，因为这个部门只有在迎接上级检查的关口，梁主任才会来看一下。

当然马净早就知道这个套路了，每到听说要检查了，就把车子里里外外搞得干净锃亮，迎接检查。正是如此，老梁对马净是很喜欢，觉得他做事干净利落。因此急救部平时基本也就马净说了算，驾驶员都听他的。

这里的急救部也包括调度台。由于缺少重视，调度台只是一个办公室，两三个护工，几部电话机而已。这个小县城人口不多，救护车只有为数不多的三辆，除了县医院，南面的一个私人医院也有救护车。整个县城能派车的，也就只有三辆。如果是病人要转到城里大医院，就必须让城里医院的救护车来接，这边的急救车没有长途转送的能力。倒是还有辆救护车，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辆面包车，负责送一些放弃治疗的病人回家。因为只有一辆车，所以常常要排很久的队，有时候还要托关系插队。

这里的接警模式也很简单。电话来了，如果在医院附近，护工就把接警信息写在白纸上，给驾驶员。所谓的接警信息，无非是一个地址，一串电话。碰上个认真点的护工，会简单地写一个“摔倒”“坠落”之类的病情





信息。但由于护工的文化程度有限，常常写错别字，驾驶员有时上了车，看不懂，还得再回去问。

为什么安排护工接警呢？因为人工费便宜，工资可以给得很低。老梁觉得，有电话号码就行了，病情么可以自己问的。不过每当有检查的时候，他还是会安排护士去接电话的。

小县城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基本的急救意识，紧急情况下，也想不到120这回事儿，很多都是用三轮车、拖拉机送到医院的。所以120的接警量不大，这么多年了，也没出什么大事情，当然也没怎么引起重视。小县城的120几乎是可有可无的，接警电话有时候一天也不会响几次。

急救部由三个医生，三个驾驶员，四个调度员组成。医生和驾驶员一组，上一个24小时班，然后休息两天，调度员是两个人一组，上一个24小时班，休息一天。因为出警量少，所以也算清闲。当然也有辛苦的地方，县城虽小，路却难走，有些还是山路，往往要很久才能到现场。更有些地方车子开不进去，需要拎着药箱设备走进去，听马净说最远走过1小时山路。这儿的急救车没有担架员，驾驶员负责管车子，因此通常是医生和家属抬病人。小地方的人朴实，都会来帮忙，必要的时候驾驶员也会搭把手，总的来说也还算过得去。

六

“山神庙着火了！”调度员李艳大姐拿了张单子出来，嘴里喊着。

驾驶员接过纸条，立刻去发动车子，马净也随即跟了出去，突然想起来，今天还有朱行在，回到值班室叫上他。

朱行放下手上的书，跟马净跑出门。

“今天菩萨香火很旺呀，都着起来了，哈哈……”马净开玩笑道。

老张却开心不起来，说：“那个地方很难走，山路很窄，昨天下雨，今天

路很滑的。”说完，把香烟掐了扔到窗外，认真开起车来。

这种情况该做些什么？烧伤的救治流程、心肺复苏的流程等知识此刻在朱行的脑子里不断地来回碰撞。朱行的心里有些紧张，有些忐忑。马净却坦坦地靠在车厢里，玩手机。

“马医师，这种病人该怎么处理呀？”朱行想了想还是开口问道。

“什么病人？哦，你说着火呀，你不用管他什么病人，上车拉走就行了，嘿嘿。”马净脸上带着一丝神秘的笑容。

朱行听得云里雾里的：“不用现场处理么？”

马净经验丰富地解释着：“现场那么多人，如果你做很多处理，他们都不信任你，还会认为你耽误病情，所以别管很多。拉走送医院，老百姓认为这就是要你救护车来的目的，你这么做就行了。”

朱行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

县医院在市中心，山神庙在郊区山上，要不是县城不大，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到了。大概过了半小时，救护车到了山脚下，老张说开不上去了，只能走上去。

马净去拎药箱，朱行马上跑过去抢着拎：“你是我师父，哪能让你拎药箱呀？还要带什么吗？呵呵。”

马净笑着拍拍他：“小伙子，有前途哦。嘿嘿，再带个氧气包吧。”

老张也笑得开心。

第一次拎药箱，原本以为很轻的药箱，没想到沉得很，拎在手里人都站不直，再加上山路崎岖，朱行走得满头大汗。

马净说：“朱行，拎箱子有技巧的，你人必须站直了拎，不然会更累。”

朱行按照马净的方法站直了拎箱子，果然轻松了不少。

足足走了 20 分钟，才到了山神庙。今天是菩萨的诞辰，县里不少老太太上山来烧香，祈求平安。一个蜡烛太大了，重心不稳摔倒后点着了泥菩萨身边的装饰物，烧了起来。蜡烛油助燃，火势很快大了起来，消防队已经过来了，庙里都是水，屋顶都是烟，好多人脸上都沾着煤灰。





一群人看着救护车来了，都纷纷议论着：“救护车来干吗……这里好像没人受伤嘛。”

“伤员在哪里？”马净嚷起来，“哪里有人受伤了？”

“没人受伤呀，几个老太太呛了几口烟，又没事的。”人群中有人说。

马净拿出电话，给报警人打电话：“你好，我是县 120，你打电话说着火了，伤员在哪里？”

电话那头说道：“120？我打的是 119，我在山下看到山神庙着火了就报警了，我拨了 120 吗？那你们看看吧，说不定有人受伤了呢。”说完就挂了，再打过去就不接了。

马净很不开心：“龟儿子，乱打电话，害老子爬山。”然后冲着人群喊：“你们看看，有没受伤的，没有人受伤的话，我们回去了。”

大家相互议论起来。

“那，我们走了。”

“医生，等等，120 要不要收钱的？”人群中有人说道，大家都看着他。他也看不出哪里受伤。

马净回答：“要的，不贵，百八十块。”

“百八十还不贵，那算了，我自己去吧，本想老婆子在医院住院，可以搭便车去看看她……”那人说道。

“胡闹！”马净有点生气，“走！”

朱行悻悻地跟着马净，慢慢地爬下山来。

老张看着白大衣从山上慢慢下来了，立刻掉转车头等着接病人。

“放空，放空！”马净朝着老张笑笑，“山下有人看到着火打 120，这世道雷锋真多呀！”大家都笑笑，也觉得无奈。

这个时候朱行却很是不解，低头思考着，虽然这一路也累得够呛。

“朱行，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，那么认真？”马净问道，一摸口袋，掏出了烟，递给老张。

“这不是开玩笑么，120 资源就这么浪费还了得。随便打个电话就得来，到了还没病人，傻傻跑一趟。”朱行实在是气愤。

“呵呵，朱医师，这种事情常有的，有时候一天下来大部分都是见不到

病人的。我们这里偏僻，路上耽误时间太久，病人家属通常等不住就自己送走了。碰上热情的‘雷锋’们，经常以为自己在做好事，情况都不清楚就打电话，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的社会，谁敢过去问呀，万一被抓牢说你是肇事者，不是更麻烦。只是苦了我们，一个电话我们就必须去，时间长了就习惯了，呵呵。”言语中有愤怒，但更多的是无奈。

“那钱怎么办？”

“钱？你都没处理病人，问谁收钱呀。有时候处理了也收不到钱。还能怎么办啊，现在政府要求不能为了钱而耽误病人救治，何况我们的病人更等不了，先处理呗，钱嘛，再说咯。”语气里都是掩饰不住的无奈。

“那我们的奖金怎么办？”

“奖金，呵呵，所以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医生不愿意来 120 了吧？”

朱行似乎明白了点什么，但也说不清具体是什么。

马净和老张聊起了昨天的足球赛，一直点到第三根烟了还没打算回去，朱行第一天上班，也不好意思去催，只能安静地坐在车里等着他们。山里的风还挺大，吹进窗户，刺骨地冷。

“走吧。”“走。”……

回来的路上，朱行一直在思考。

七

回到值班室，朱行似乎有很多问题要问，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，想着想着，突然觉得这 120 的活不适合自己的干呀，抑或学着跟马净那样得过且过地上班，但又觉得这样和自己的行医理念不合，矛盾、纠结啊。

转眼间到了吃中饭饭点，这时朱行才想起来，早饭还有一半没吃，肚子有点饿了。

县城的急救中心本来也没几个人，梁主任也没特地安排有人来送饭，





120 工作人员要去医院本部买饭，来回走路要 15 分钟。

马净是这里的头儿，买饭的事情，自然是老张代劳，朱行没有这个特权，跟着老张去食堂买饭。

路上，朱行问：“万一这个时候出车，不是饭也吃不到啦？”

“别乌鸦嘴！”老张呸了几口唾沫说，“120 干活要懂得随机应变，实在是紧急也没办法，不过我们这种小地方，哪里管得那么紧呀，车子没定位系统，又没监控，急救电话打来，就说路上堵车就行了。”老张还是诡异地笑笑。

朱行似乎有点觉得不可思议，不过也不能说什么。

买来了饭，朱行吃了起来。在急诊内科的时候，朱行原本细嚼慢咽的习惯早就没有了，都养成狼吞虎咽的习惯了。奇怪的是，马净虽说在 120 这个看上去更紧急的岗位，吃饭却是有条不紊，慢慢来。朱行吃好了，马净才刚刚把咸鸭蛋剥了壳。

这时候，调度员李大姐，拿张纸条出来：“不好意思，‘马主任’，有个小孩子溺水嘞，在医院南面的水库。”

“南面不是有那个什么私立医院嘛，让他们去，我刚准备吃饭。”马净有点不开心。

“他们在来我们医院的路上，只有你们空着了，辛苦啦。”说完放下单子，笑笑走了。

“该死的李姐，肯定昨晚老公又通宵打麻将了，今天不开心来玩我了，嘿嘿。”说完大家都开心地笑笑。“吃完饭就走。”

老张也会意地在慢慢地吃饭。

朱行却坐不住了，但也不敢斥责哪个。

“马净，不走吗？溺水哎，说不定死人了呢！”朱行有点激动。

“别急别急，小孩子溺水大部分都接不到的，很多都是家人直接送医院的，还不如吃完再去呢，回来饭都冷了。”马净都有点不愿意搭理朱行。

15 分钟后，终于等马净吃完饭，车子开出了医院，老张下意识地把手

子开得快了些，大概又过了15分钟，到了现场。

人山人海，哭天抢地，纷纷指责救护车为什么来那么慢。

“怎么一个小时才来……怎么半天才来，人都死了，都不动了，才18岁……”

现场异常混乱。

朱行一下子懵了，马净毕竟是多年的“老手”了，远远就开始吼：“让开让开，救人救人。”

对于旁观者的指责，马净当没听到。

朱行似乎耳朵听不到东西了，就看到旁观者手指着他，眼前一片白，突然听到马净的一声喊：“朱行，除颤监护仪，氧气！”

“哎，哦！好！来了！”朱行回过神来，跟着马净走到病人身边。

一个年轻小伙子，被一个中年妇女抱在身上，不停地晃动，不断地大声哭喊着：“你醒醒呀，你醒醒呀，这可让我怎么办呀？啊……啊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发现的？大妈，来，让我看看！”马净询问道。

此时的大妈已经失去了回答的能力，旁边一位全身湿透的大叔说：“我看到的，这个小伙子在水库游泳，看到他好像脚抽筋了，就喊救命，我和几个人看到了，立刻救了起来，刚才还有点透气的，现在好像一动不动了，你们干什么去了，怎么那么慢呀，都一个小时了……”大叔越说越愤怒。

“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！”边听边检查小伙子，马净心想，李姐也真是的，明明是那么大的小伙子，怎么说是小孩子呢。

马净检查了以后，发现小伙子已经死亡了，让朱行接上心电监护，显示一条直线。朱行本能地要上去按压，马净却阻止了，对大妈说：“大妈，病人死掉了，还要不要救了？”

“救，救，当然救呀，求你了，快救救他呀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呀！快呀！”说完抱住马净大腿。

“好好好，我们肯定尽力，马上送医院，老乡帮忙。”说完大家都一拥而上，抬胳膊抬腿地把小伙子抬上了担架，救护车呼啸而去。





留在现场的，是老乡们的指责和遗憾。

“救护车怎么那么慢……”“这小伙子也奇怪，这么冷的天，到水库游泳，这不是找死吗……”

路上，朱行不断给小伙子做胸外按压，车子开得很快，路况又不好，晃来晃去，基本也没几下按在正确位置上，更不用说按压深度了。

小伙子被送进了急诊室，继续抢救。

马净也很识趣，知道自己有不对，就也没有问大妈收急救车的钱，还故意跟大妈说：“看你们也不容易，急救车的钱，我就不收了，你们赶紧抢救要紧。”

这个时候的大妈，自然很是感激马净。

朱行却很不开心。

八

回到值班室。

朱行起先想训斥马净，可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，因为朱行也知道同事之间没有必要闹僵，即使有不同的见解，也不能用愤怒的语气来表达。

朱行一个人回到休息室，躺下，又起来，喝口水，又躺下，还是坐在了床沿上，有些许烦躁，毕竟朱行还是个成熟的人，冷静了下来。

出门，看到正在值班室抽烟玩手机的马净，端着茶杯走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。“马净，像刚才这样的病人，我们是直接拉走吗？”朱行满脸堆着笑容，但又好像没在笑。

“那你认为还要怎么样？”马净抬头看了眼朱行。

朱行瞬间语速快了些：“像这样心跳停止的病人，不是应该现场复苏的吗？救护车上按压的效果那么差，不是等于在装样子吗，对病人是不

利的!”

刚说完，朱行就有点后悔了，心想马净难道还会不知道这个医学常识么，需要我这个小医生来提醒嘛。

马上又补充了句：“马医师，教教小医生啦，我有点迷茫了，呵呵……”

“呵呵，朱行，是这样的，你刚来不懂，按照医学常规以及有利于病人的角度来讲，最好是现场复苏，胸外按压、气管插管都要上，但是现场环境不允许。你看，这现场上百号人看着，老百姓都不懂，你给一个死人在那里按着，人家还以为你在折磨尸体，到头来，如果没有复苏成功，家属怪你耽误时间，反而麻烦。再说了，我刚吃了饭，都还没下肚，这前后一折腾，我是不是饭都要出来啦。”说完咯咯笑了起来。

老张也来搭话：“朱医师，你就跟马净一样，‘看到拉走’准没错，你看我们马大主任工作那么多年，有家属投诉么，有法律纠纷么，老百姓就是让你送医院，你干吗在现场瞎折腾呢？这就是你们医院老在讲的‘视觉满意度’呀！哈哈……”

此时的朱行，瞬间迷茫了，这是急救吗？

急救不是要从病人角度出发考虑的吗，至少要从病情出发嘛，怎么到这里就变成了“看到拉走”呢？如果每个病人都看到拉走，那么还要急救医生去现场干吗，医生不就是个摆设吗？

马净似乎看出了朱行的心思，语气低沉地说：“朱行呀，其实，我刚来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很多都想按照医学常规走，而且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，可结果呢？家属在现场就催着你走，说现在在家里能干吗，就你一个人怎么救人，马上给我送医院，其他的事情不要你管——因为现在的老百姓对急救理解是有误区的，认为救护车就是来拉病人去医院的，而不是来救人的，是个转送工具，无非是可以躺的，仅此而已，所以久而久之，我觉得既然老百姓想这样我就这样咯，自己也轻松，何必为了所谓的医学常规折磨自己呢，态度好点就行了。”

马净的一番话，让朱行的心淡定了一些，似乎也有道理，但也感受到了马净的无奈。

